



渐行渐远

■ 广东深圳 涂启智

渐行渐远,即慢慢地走,慢慢地走远。可以是人与人、人与物之间的时空变化,也指抽象的距离。比如,一个人的行动方向或结果,与外界甚至其本人预期目标日益相左。

渐行渐远,就像坐看云起、在水一方等词汇一样,意境丰沛悠远、画面唯美动人,且都很有年份、透出历史的沧桑感。

渐行渐远一词,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的《玉楼春/木兰花》:“别后不知君远近,触目凄凉多少闷。渐行渐远渐无书,水阔鱼沉何处问?”渐行渐远也会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,古今不可同日而语。在古代,亲朋一旦渐行渐远,再加上“渐无书”,就会杳无音信。而今天,即便浪迹天涯海角,仍能即时互通信息、电话,以及视频聊天。

有些渐行渐远是无上荣光,比如偏远乡村农家子弟考上千里之外的名校。有些渐行渐远叫人伤感,比如两个原本亲密无间的朋友因观点不合而形同陌路;或者一对相爱的夫妻,因柴米油盐日常琐事经常吵闹,最终劳燕分飞。

渐行渐远,似乎是人生的常态。从呱呱坠地起,每个人都要慢慢地长大,我们总与儿时、童年渐行渐远。又从幼儿园,至小学再到大学,而后参加工作,乃至远赴他乡追寻梦想。我们与父母亲人、故乡的一草一木渐行渐远。

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,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”龙应台《目送》中的这句话,令多少为人父母者动容泪目。尽管如此,千千万万的父母都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女“远走高飞”。“好儿女志在四方”,尤其在现代社会,能够远行闯荡打拼是儿女有出息的标志。

对我母亲而言,我这大半生,已有两次让她心理发生激烈波动的渐行渐远。第一次,是我十六岁那年,考取师范,吃上“商品粮”,走出家乡

小山沟。这事当时在我们村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守寡多年的母亲因之扬眉吐气。第二次,在我三十六岁那年,我与老家的工作挥手作别,远赴南方谋生。人生从零开始。有次休假回老家,母亲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:“我把你养活大了,你就像雀雀儿一样,飞得远远的!”说这话时,母亲神色平静,波澜不惊,颇有些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况味。而我,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,眼角不禁泛起泪花。

我有时在想,假如我当初赖在老家不出门,甚至当年没有考上学,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,就能像儿时的许多玩伴那样,与父母朝夕相处,就可以对母亲膝前尽孝。但如果真是那样,我的青春、我的梦想定然少了许多精彩章节。况且,要我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围绕自家一亩二分田地转,恐怕连让母亲衣食无忧这最基本最朴素的愿望,都无力实现,又何谈尽孝?

数年前,女儿考上北京一所重点高校。开学前夕,妻子和我一起送女儿上学。我们一家三口都是第一次上京城,遂兴致勃勃在首都玩了好几天,逛了故宫、颐和园等景区。返回时,买的是火车票,列车开动前两个小时,我催促妻子赶紧动身,免得误了班次,但妻子泪光涌动,抱着女儿不舍得放开;女儿也突然眼圈变红,毕竟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远离父母。此后,每到寒暑假,女儿才能回家一趟。女儿每次回家,不仅是她妈妈,就连我这个做父亲的,都稀罕得不得了,对她像待贵客一样。

“我把你养活大了,你就像雀雀儿一样,飞得远远的!”母亲的话,时时在心中回荡,让我坚硬的心理堡垒轰然倒塌。

“天高任鸟飞,海阔凭鱼跃。”儿女渐行渐远,是他们的本事与福分。做父母的唯有祝福,不能让牵挂思念成为他们远行的绊脚石。

寂寞的柿子

■ 山西阳泉 孙克艳

国人好红火、爱吉利,于是火红的柿子,便被寄予了许多美好的祝福,深受喜爱。村子里,房前屋后总有柿树的身影。人们爱吃柿子,文人雅士也时常将柿子入画入诗。

寒露一过,柿子就熟了。柿子和叶片,经过风霜浸染,从青色变成黄色,再变成漂亮的橙红色。“柿叶翻红霜景秋,碧天如水倚红楼。”在空旷而萧瑟的深秋里,这一抹红,成为一道灼目的风景,温暖着人的心,也刺激着人的味蕾。

霜降前后,密密挤挤的树叶被寒风吹落,高大的柿树上,只剩下一串串灯笼似的红柿子。抬头仰望,累累红柿,压弯了横斜随意的枝干,构成一幅绚丽的中国画。透过火红的柿子和遒劲的枝干,是瓦蓝瓦蓝的、深邃而清澈的天空。

半大的孩子们,猴儿似的,灵活轻巧地攀爬在柿子树的枝杈间,扭动着身子,摘下一个又一个红柿子,小心翼翼地递给站在树下的大人。地上,大大的竹筐,慢慢地盛满了耀眼的柿子,一团火似的,衬着灰色的地面,特别耀眼。树上,踩着枝杈的孩子,遇到红彤彤的软糯的柿子,便倚靠着树枝,对着软绵绵的柿子皮,轻轻地咬开一个小口,悠悠地吮着掌心里的柿子,细细品味着柿汁,让那经过岁月酿制的香醇,丝丝缕缕地入口下胃,甜蜜滋润着身心,幸福如此简单。一会儿,原本饱满的柿子就被吸得只剩下一张皮。

不远处,屋檐上、房顶上、树枝间,总有几个馋嘴的鸟雀,不甘心地观望着柿子树上的情景,焦急地跳跃着,期待摘柿子的孩子手下留情,分给它们几个甜美的柿子,也让它们尝尝鲜儿。

等到摘柿子的孩子们下了树,那些一直在旁边窥探的鸟雀,一哄而上,快活地在枝头间跳跃,啄食甜美的柿子。这难得的美味,是鸟雀们的盛宴。鸟儿们一边享受美食,一边欢快地歌唱,那美妙的歌声,像珍珠似的,在庭院中落了一地。

多少年,一茬接一茬的红柿子,带给孩子们和鸟雀们无数的欢乐。那些曾经在柿树下的欢声笑语,成为多少年甜蜜的记忆,成为多少人梦回故土的凭证。

前几日,回老家探望亲人。在村子里,看到了几棵柿树,枝干伸出了长满野草的院墙,枝条上挂满了耀眼的红柿子,像旗帜、像火焰,在寒风中灼灼而华。然而,高大的围城将柿树圈了起来,无缘看到它们的全貌。那探出围墙的侧颜,似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哀怨女子,在瑟瑟秋风中,用浓重的色彩和丰硕的果实,撩拨着围墙外的人,也渲染着“秋扇被弃”的无奈与寂寥。

大门上锈迹斑斑的铁锁,落了灰,结了蜘蛛网,像一道封印,尘封了曾经的岁月。人迹罕至的庭院,连鸟雀都觉得寂寥,不愿落脚,不愿停留。只留下果实累累的柿子树,独自在深秋里,在惨淡而恍惚的秋阳里,一树繁华,兀自惆怅。这情景,竟似一个芳华绝代的女子,被关在了无人问津的庭院里,无人识其国色天香,她便一个人,在时光里,寂寞地老去。

有人的地方,就有水井;有柿树的地方,必有人家。可惜,背井离乡的人们,带不走水井,也带不走早已根深蒂固的柿树。于是,每到深秋,在曾经的故乡,那些无人采摘的果实,在风雨中落入尘土,化成肥料,滋养着蔓延的野草。久无人居的庭院,就成了废墟。

于是,在深秋里,光秃秃的柿树上悬挂着的红彤彤的灯笼,便成了柿树一年一次的独自狂欢。它像一幅美丽而妖娆的画,在寂寞中暗自神伤。

不再神秘的金银滩

■ 安徽合肥 施光华

问到二二一厂,估计知道的人不多,但提起西部歌王王洛宾的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,可谓家喻户晓。这二二一厂就坐落在王洛宾创作这首歌曲的地方——青海省海晏县境内的金银滩草原。

其实,这金银滩草原,不光诞生出这闻名中外的西北民歌,还研制出震惊世界,壮我国威的氢弹、原子弹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,二二一厂终于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,实行全面退役,数以万计的职工在全国数个省市得到妥善安置,我所在的合肥化工厂也热情接纳了数百名来自二二一厂的职工。1993年11月因工作关系,我有幸来到千里之外的金银滩,领略到草原的风采。

金银滩草原方圆1100平方公里,东北、西、南有高山屏障,东南为草原的延缓地带,地势平坦,据说这也是当初国家选定金银滩为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原因。二二一厂,对外也称青海矿区。这里平均海拔3300米左右,高寒缺氧,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,霜冻期长,一年约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建设者们克服恶劣气候和技术上重重难关,终于在1964年6月建成基地并投入使用。1964年10月16日15时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试验成功,一声巨响,中华民族挺直了腰杆。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,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我国前16

次核爆炸的成品都是在二二一厂加工、装配和启运的。

时过境迁,二二一厂完成了历史使命,如今已人去楼空,但草原上留下的一系列建筑物,仿佛诉说着当年的风采。站在这广袤的草原上,望着这高大厂房、坚固的试验场、宽广的公路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我仿佛看到了一万多建设工人和2000多名转业军人,浩浩荡荡开进金银滩,抢建二二一基地的情景;仿佛看到王淦昌、朱光亚、邓稼先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日以继夜、不辞辛劳奋战在科研现场忙碌。正是二二一厂这些英雄们,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,为了祖国的安宁,舍小家顾大家,献出青春献终身,献出终身献子孙,这怎不令人感慨万千,肃然起敬呢!我们在“两弹”研制成功的大型花岗岩纪念碑下拍摄留念,心中满是骄傲和自豪。

自那年离开金银滩后,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的金银滩,变成了对外开放的AAAA级国家旅游景区,二二一厂也被列为“原子城”,成为“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”和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当年为中国核工业发展作出重大牺牲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各族人民,又兴高采烈地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金银滩草原。现在这里你能看到原子城纪念馆、爆裂试验场、藏家风情苑、王洛宾艺术馆等,每年来参观和旅游的中外客人多达数十万人。